

天涯诗海

椰城夏语

(外一首)

■ 吴利同

椰林边的海潮把夏天摊开
心事被浪花卷走
深吸空气中淡淡的咸味
日子晒得松软而暖

海风掠过钟楼的尖顶
没惊动钟声
掀动檐角的光
把夏日染成一片蓝

三角梅一簇簇落在墙头
墙有多高
它就向阳光多伸一寸
将自己开成亮丽的风景

站在光影里
看花开,看钟影移动
心渐渐沉静
享受这一刻的晴朗安然

荔枝花开

火山口坡上的荔枝花开了
夏风轻轻拂过
拨弄着米白色的小花
花香浸漫在火山岩的每条缝隙里

蜜蜂驮着晨光
飞舞在饱满的荔枝花间
从这朵到那朵
把清甜的蜜露一点点搬进夏天

果农守着一树繁花
粗糙的手掌抚过娇嫩的花蕊
身影被日光拉长
汗水落进土里

火山岩的温度裹着忙碌的足迹
从晨光到暮色
把心事托付给枝头
不问花期长短

一院青与白

■ 笔戈

朔风凛冽,
啞了雀鸟歌喉;
风也倦得不肯奔走,
缓缓栖在枝头。

雪如素幔垂落,
掩尽人间喧哗。
梨花散尽枝头,
压弯了外婆亲手栽下的枇杷。

泥墙围起小院,
圈住一方旧时光。
曾度草凝碧,
绿了芭蕉,也绿了
一整个年少。

竹席上的故事漫过蝉鸣,
绕过檐角,
在枇杷叶间,把岁月轻轻摇晃。
风一转身,
便跌进清秋。

清秋深锁庭院,
多想被晚风卷起,
落进她温暖的怀抱,
笑意绵长,安然入梦。

弹弓、碎石、归鸦,
池塘、弱柳、游鸭。
门前石凳空着,炊烟渐远,
再也等不来那道佝偻身影。

可枯藤依旧年年抽出新芽,
年年,把思念,
种成满院枇杷。



蝉鸣。蒙海龙 作

百家笔会

夏启新章,粥暖人间

□ 吕斌



立夏
绝非春的
落幕,而是另
一场繁华的开
端。当烟火与
诗意相拥,当传
统与温情相融,
这个立夏便有了
最动人的模样,
让每一个身处
其中的人,都能
触摸到天地的
生机,感受到人
间的暖意,遇见
所有美好。

天光渐盛,暑气初萌,草木挣脱春的桎梏,以蓬勃之姿铺展成一片鲜活的绿,这便是立夏。《历书》有云:“斗指东南,维为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寥寥数字,道尽这一节气的生机与厚重,天地间所有生命,都在这一刻褪去青涩,奔赴一场热烈的生长。

城隅的蔡伦纪念馆内,烟火早已漫过晨雾,一口特制的大铁锅架在炭

琼岛风情

苍山负“雪”

□ 杨轩

滑,简单烹调便成至味。你能想象这般活泼的生灵,在盘根古木与蕨类之间自在奔走吗?这生意盎然的一切,便是此方土地最真诚的献礼,正是她温热的、扑面而来的性情。

然而海南的山,绝不止这一副慷慨的、日间的面孔。若他是一个人,必不只有单一的性格,他有显豁的脾性,亦必藏匿着深邃的心事。

五指山的夜,是缓缓沉降下来的,盖住了白日一切的喧闹,只听得见风在偷偷拨弄枝叶,发出轻浅的叮咛。夜气清透,向外望去,月光泼洒,缀满山林,嵌入每一条褶皱与纹理,将整个

火之上,十余种时令食材在锅中翻滚,雪豆的清甜、春笋的鲜嫩、香椿的醇香,交织成最动人的烟火气息。非遗传承人曾桂洪手持竹铲,循着“三翻九搅”的古法,在腾腾热气中悉心掌控着火候,汗珠顺着他的额角滑落,滴在灶台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也晕染出岁月沉淀的匠心。

雨忽然落了下来,细密的雨丝织成一张网,将整个园区轻轻笼罩,却未浇灭丝毫暖意。文旅局的工作人员撑着伞,往来穿梭在人群中,把一碗碗熬煮得软糯的立夏粥,稳稳递到每一位游客手中。来自株洲的许女士捧着温热的粥碗,眉眼间满是惊喜,粥香顺着鼻尖涌入心底,悄悄驱散了雨天的微凉。她轻声说道:“本是偶然途经,却被这一碗粥的温暖绊住了脚步。”

不远处的敬老院院内,另一番温情正在悄然上演。二十余名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将熬煮了三小时的立夏粥,小心翼翼送到老人手中。小谢俯身,对着七八十岁的张婆婆轻声叮嘱:“奶奶,粥有点烫,慢慢喝。”说着,便用勺子轻轻舀起一勺,吹凉后才递到老人唇边。张婆婆抿了一口粥,眼角的皱纹瞬间舒展开来,浑浊的眼眸里泛起微光,嘴角也扬起了浅浅的笑意。

粥香袅袅间,园内绿荫铺地、新光初绽,即便雨丝轻落,也挡不住草木的蓬勃生机与人间的脉脉温情——这景致,恰如张火烈《阮郎归·立夏》中所绘:“绿荫铺野换新光,薰风初昼长。

小荷贴水点横塘,蝶衣晒粉忙。”西方诗人雪莱笔下“夏天来了,脚步轻盈,像一个精灵,带着花香与暖意”的灵动,亦与这份东方诗意遥遥相和,跨越山海,一同勾勒出立夏独有的美好与热烈。

曾桂洪一边搅拌着锅中的粥,一边说道:“立夏食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去暑生津,也藏着对平安丰收的期盼。”他的话语里没有晦涩的传承口号,只有对习俗最朴素的坚守。志愿者们依旧忙碌着,有的陪老人聊天解闷,有的帮老人修剪指甲,有的收拾着碗筷,每一个动作都轻柔认真,将敬老的美德悄悄融入这一碗暖粥之中。

雨渐渐小了,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落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折射出细碎的光芒。粥香依旧氤氲,与草木的清芬,雨后的湿润交织在一起,成了立夏最动人的气息。暑气未浓,暖意正好,万物自在生长,温情默默相伴,这般惬意安然的时光,正应了陆游《立夏》中“槐柳阴初密,帘栊暑尚微”的清雅意境。

立夏绝非春的落幕,而是另一场繁华的开端。它藏在草木的蓬勃生长里,藏在非遗传承的匠心之中,藏在一碗暖粥的温情里,藏在古今中外的诗行之间。当烟火与诗意相拥,当传统与温情相融,这个立夏便有了最动人的模样,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能触摸到天地的生机,感受到人间的暖意,在夏的伊始,遇见所有美好。

但我随即察觉了根本的不同。北方的雪是严肃的,将一切封存于静默的往昔,等待来年春的判决。而眼前的雪,却是灵动的:它尽管覆盖,更在浸润;它虽然装扮,却在唤醒。它让沉睡的山峦在梦中也焕发出一种灵动的生机。我惊喜地发现,这片土地,骨子里依旧是热的,血脉中依旧奔涌着热带湿润的活力。他不过是以“苍山负雪”这个北地的幻梦,来安放自己那份清澈的远望。他没有封存往昔的经典,而是遐思着未来的无限可能。

于是,这负着月雪的苍山在我心中,又酿出了别样的情致。当晨光驱逐夜夜的深沉,为这片土地重新注满它浩瀚的热力时,我渴望看见醒来的山——看见它,与它怀中无数的生灵一同舒展。这样的舒展,是林木的,是藤蔓的,也应是那早行人的、建设者的。我发现,山的梦是皎洁的,那山的白日,注定是蓬勃而坚实的。它将用整个躯体的坚定,拥揽这片土地深藏的热望,将那一夜深邃的清梦,锻造造成此间崭新而温暖的日常。

生活记事

我的“四品”家庭

□ 刘英

我家四口人,刚好凑齐一套独一无二“家庭四品”:妈妈是随时可能爆发的“危险品”,爸爸是徒有虚名的“废品”,哥哥是深藏不露的“藏品”,而我是全家最讨喜的“甜品”。

妈妈个子不高,工资不高,家庭地位却最高。这几年她脾气格外火爆,只要我写作业不专心、在客厅乱跑,她立刻就会火山爆发,还会殃及躺在沙发上看手机的爸爸。有时,爸爸拖地不够干净,妈妈更是化身机关枪,火力全开四处“扫射”,我和哥哥躺着都会中枪。妈妈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点燃。每当这时,爸爸总会悄悄让我跟哥哥跟妈妈计较,打趣说她更年期提前了。

当然,妈妈也有情绪稳定的时候,那时的她格外温柔。晚上陪我看书,见我学习有进步时,她会笑着连声夸我:“我的宝贝真棒!”那轻柔的语气,和平时发脾气时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

爸爸在外是大家公认的优秀骨科医生,可一回到家里,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废品”,这事还要从妈妈的一次重感冒说起。

去年妈妈感冒很严重,头晕了好几天,让爸爸帮忙带点感冒药。爸爸却摆摆手说,感冒有自愈周期,一般一周左右就会好。可一周过去,妈妈的感冒不仅没好转,反而加重了,又是流鼻涕又是咳嗽。她忍不住质问爸爸:“你不是说一周就好吗?为什么我还没有好?”没想到爸爸依旧胸

有成竹:“一周没好,说明你体质差,按这症状,再熬半个月准能好。”

结果没等到半个月,妈妈就因为身体虚弱晕倒住院了。从那以后,“庸医”就成了妈妈对爸爸的专属称呼。为了给爸爸留几分职业尊严,我们才悄悄把“庸医”改成了“废品”。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医生其实很少让家里人随便吃药,能扛过去的尽量靠自身免疫力。有一次我发高烧到38度,爸爸也坚持不让我吃药,更不会允许用抗生素降温,还说哥哥身体好,就是这么养出来的。

说起哥哥,我可得好好谢谢他——当年是他一直盼着妈妈生个二胎,才有了如今的我。哥哥现在读高三,平时很少回家,一回来就待在自己房间里,几乎不出房门,所以我给他取名“藏品”。

“藏品”哥哥就是个十足的宝藏男孩,篮球、排球、羽毛球、台球、乒乓球,他样样都打得好,每次和他对战,我都只能甘拜下风。可他从不嘲笑我,反而耐心地教我技巧,我们兄弟感情特别好。一放假,我就成了他的小跟班,他骑着电瓶车带我吃早饭、逛公园,简单的陪伴里满是温暖。

最后说说我这个全家的“甜品”。我天生嘴巴甜,几句软乎乎的话,常常能让家里的气氛瞬间变好,好多小矛盾也在我的甜言蜜语里迎刃而解。

每当我想吃巧克力时,我会主动跟妈妈说:“妈妈,今天我帮你一起做家务。”有时爸爸问我更爱谁,我总会

人生最好是小满

□ 叶正尹

正值小满时节,老农沿着田埂,指尖拂过青黄的麦芒。麦穗灌浆,将满未满,穗头低垂,较之初春更显沉稳,比之盛夏别有一番含蓄之美。这份“将熟未熟”的光景,最是让人心安。

田间地头的苦菜开得正好,一簇簇小黄花随风摇曳,细碎如星子缀地,幽微的苦苦隐约浮动。这份清苦的滋味,与新暖的天气相得益彰。农家主妇们采来焯水,拌上盐醋,就成了一道应季的爽口小菜。

记得幼时随祖母采摘苦菜,她总说:“这苦味要先尝尝,往后吃什么都甜。”当时不解其意,如今想来,这份微苦的历练,仿佛人生必经的历练,看似多余,实则不可或缺。

苦菜的清苦还未散去,江南的细雨随之悄然而至。雨丝似银线,缠绵而不失分寸,江河渐涨却未至泛滥。如此湿润的雨水,滋养着故乡的池塘,每到此时,水面总会停在离岸三寸处,青蛙蹲在荷叶上,不慌不忙地叫着。农谚说:“小满不满,干断田坎。”这份节制的智慧,恰是先贤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馈赠。

天地间的馈赠,自古就启迪着文人墨客的心智。欧阳修在《小满》中写道:“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夜莺鸣啭,绿柳拂风,皓月当空,寥寥数语足以勾勒出小满时节万物将满未满的灵动意境。这般景致,不正是对“小满”二字最诗意的诠释?夜风微凉时,取半卷诗书,沏一壶新茶。读到兴浓处搁卷,饮至微醒时停杯,留些余味,正是雅趣。恰似传统山水画,留白处最见功力。小满,正是这人生的留白。而今人常常忘记这份节制之美。孩子们的书包里装满了期待,成人的记事本里写满了憧憬。

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闲适,不正是领悟了生命当如小满,不求圆满,但求适意?苏轼“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淡泊,亦是在寻常滋味中体悟人生至味。这份智慧,都在诉说着同一个道理:人生至味,不在极致,而在那份恰到好处。或许,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抵达完美的终点,贵在珍视每一个“将满未满”的当下。就像小满时节的麦田,既不负春光的期待,又不急于夏日的丰收,在恰到好处节奏里,完成生命的蜕变。在这永不停息的生长途中,我们终将懂得,小满才是人生最完满的状态。

毫不犹豫地回答:“爸爸妈妈我都爱!”每次说完,妈妈就会抱着我使劲亲,爸爸也会笑着牵起我的手:“走,买你爱吃的零食去。”

可妈妈也常提醒我,甜言蜜语说多了也不行,就像巧克力吃多了会长蛀牙。好听的话固然讨人喜欢,但真诚才最重要。只有真心待人,踏实做事,我这个“甜品”才不会“蛀牙”,才能真正让人觉得舒服温暖。

这就是我的家,有脾气火爆却满心是爱的妈妈,有看似不靠谱却用心守护家人的爸爸,有内敛温柔、本领多多的哥哥,还有会说甜话、慢慢学着真诚的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却满是烟火气与小幸福。吵吵闹闹是日常,相亲相爱是底色,这样平凡又热闹的家,就是我最珍贵的“四品”小家。